龍谿王先生全集 巳

H. H. MU CHINESE LIBRARY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十

門人嘉善丁　賓編
後學秀水黄承玄
山陰張汝霖校

書

與李中麓

濵行冀得再會少盡請益之情不意公冗私纒遂成左隔都門回首豈勝悵然吾人此生惟此一大事吾兄既已見得及豈宜復爾悠悠古云不雜學故精吾兄天性如許聰明凡所學習便能悟入不可及處在

此受病處亦在此盖纔能入便得趣纔得趣便難歇手不可以不早辨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臯夔稷契之才不相兼而用盖人之用心一則精二則雜吾人些小精神視昔堯舜稷契何如全體收攝打歸一路猶恐不濟事而乃欲泛泛然徧其所不能徧兼其所不能兼之務亦見其惑矣此中不無有心病畢竟是好名好勝念頭未能忘却雖種種力行好事只在氣魄上支持種種談說妙義只在想解上湊泊轉轉周羅反從勝心裏增起一番籓籬終身未見有出頭期也若是真為性命漢言下便有决烈便須通體放下

以求日新寧恐更作有漏因果甘心墮落爾耶所議官中事體見兄意象紛紜疑根未淨畢竟在名色上轉在對笄窠臼裏作活計要之還是致知格物之學未盡明透此學鋮鋮見血不涉皮毛真是真非本來明白隨所感應條理自見譬之赤日當空容光必照魑魅魍魎從何得來此原是聖門直截根源一了百當後儒却被聞見知解纒繞自討繁難所以信不及相沿既久被他終身埋沒不自覺耳

答羅念菴

前奉手書玄潭之會同心翕集精義盎然願鄙人遠

在千里未緣參次過承注念尤見道誼之懷細讀來教知日來于此件事殺有著落吾道何幸但此中不可生證解良知非知覺之謂然舍知覺無良知良知卽是主宰而主宰淵寂原無一物吾人見在感應隨物流轉固是失却主宰若曰吾惟于此處收斂握固便有樞可執認以爲致知之實未免猶落內外二見固知吾兄見處圓融雖精神著到而不著一物然才有執著終成管帶只此管帶便是放失之因比之流轉馳逐雖有不同其爲未得究竟法則一而已兄且道孩提精神曾有着到也無鳶之飛魚之躍曾有管

帶也無驪龍護珠終有珠在以手持物終日握固會
有放時不捉執而自固逎忘于手者也惟無可忘而
忘故不待存而存此可以自悟矣雙江丈來書見教
立本之旨于良知誠有所發但格物處尚須有商量
所謂致知在格物言致知全在格物上猶云舍格物
更無致知工夫也如雙江所教格物上無工夫則格
物在于致知矣不肖虛實相生之云本無深說良知
之體本虛而萬物皆備物是良知凝聚融結出來的
格物是致知之實合內外之道也致知不在格物便
是着空因兄見示已曾有簡請質并達雙江豈期尚

未至耶有未當心不惜頻教求正之願也

答羅念菴

再領吾兄至日所惠書始知冲玄爽約之因人事相羈有如此發洩太多卽係馳逐意兄蘊此一見遂欲一味求省穕事并以此爲多事故托而云云爾耶伏讀來教云與雙江公對證于隱約中忽有開豁勘破平日十分分曉終落道理中去與已不干兄於見在可謂真有受用處矣但未知所放下是何物所湊泊是何事冷靜與熱鬧終是對治法門尚涉意見安排然亦不可認定纔有認定便生執着之病幸密察之

荆川數時來于此件事甚着緊一切伎倆儘覺灰心欲與兄對證之願亦甚切當以兄所得語之亦一快也

與羅念菴

冬底荷兄惓惓垂教并誨言懇款兼賜揮灑歸途展玩如見羨墻兄見在行持曲盡物理已知知不落格套誠經綸之實際但云見在良知必待脩證而後可與堯舜相對尚望兄一默體之盖不信得當下具足到底不免有未瑩處欲懲學者不用工夫之病并其本體而疑之或亦矯枉之過也這些子似若不打緊千

古學術主腦毫釐之辨關涉不小故復以請正于兄當在所諒察也得緒山兄書云與兄商訂年譜已有次序學術事功須混作一項提掇學術處詳明曲盡而于事功種種應迹正是此學術下手處使人讀之則可以默証此學之精微方是傳神手筆不知兄以爲何如先儒誌狀之外或年譜遺處皆有各人補傳別誌凡兄所的聞如與周龍江云云等類還望作一補遺發明這件事使後來有循據不致漫地抹過亦吾人之責也均役事歲終想已完結盖爲鄉人作數十年福緣不得不以身任之然此亦是一時應迹根

極性命宗原則百尺竿頭所進還復有着脚處古云打破虛空未可盡委于外教之寓言也茲因南玄乃子可立趨謁之便肅此附候兄念故人之愛自能訓翼以庇之使有光于世德也

與羅念菴

貴省自廓翁揹背後青原復古諸會所荒落殆甚諸友倀倀若無所歸固知此輩未必盡發真心未能盡爲性命然風聲鼓動彼倡此和主盟斯道者不可無人一人倡之衆人從而和之已而倡之者衆和之者益衆所謂道誼由師友有之義重聚樂求此道之不

明不可得也若各各離居火力不聚漸至烟消寢成灰息求此道之明亦不可得也吾兄素行超卓真純粹自同志素所信向乃今閉關多年高卧不出于一已受用得矣如世道何兄見此輩發心不真遂生厭離不如自了性命于計為得且見荆州出山大業未究遂有所懲益堅遯世竊計此亦過矣大乘禪宗尚不肯作自了漢況兄平生種下萬物同體真種子世間痛癢素所關心天機感觸隨處生發豈容自已若果夙疾未瘳不妨隨時休息況顏泉憂居不忘家學春秋會時還望為衆出關將身擔當此事以為之倡

務各各以實行相觀法不徒知解辨詵滋長虛見使諸會所燁然脩明有光舊業庶不枉大丈夫爲此一大因緣出世一番耳弟雖老矣不敢不如期趨晤共劾切劘之助固吾人分內事也聞督學不喜講學而獨敬信吾兄此公人品非凡流若果人人如兄無係籍假道之嫌彼豈甘心作惡也哉是知榮辱在于自召真假可以立決困衡徵發可以喻作未必盡彼之過也但春風長養秋霜肅殺士生于世中材者多育則易成摧折則易敗亦時使然也司化權者不可不慎亦望兄隨機踈理挽囬造化固一體不容已之情

也何如何如

與羅念菴

去秋聞兄染痰癖之疾手眼有攤攣慮不勝驚念頃會艾陵云兄大體巳平復右手微有拘掣略妨揮洒豈熈熈穆穆入神之技上天亦有所忌耶吾兄身雖處于關中心未嘗不與海內同志相應不肖受兄之愛何異骨肉其所期望不但爲完行君子將使直超三代以上爲此學之宗盟而不肖亦豈忍安于自足以負海內諸兄之望文王尚小心翼翼亦臨亦保况吾儕乎自今以往尚期時時收攝求以自淑亦不敢

更作言語抹過也病中更有新得望不惜一言指示
兄舊時未信見在良知之説關中鍛鍊情義更覺何
如享用見在固涉儱侗不信見在又將何所用力耶

與孫淮海

我公信道力學爲道林波石二兄入室宗盟楚侗兄
亦時時傳誦高誼無由聚首一談徒有耿耿近見我
公應酬諸作其曰寂感人心也雖寂而未嘗不感雖
感而未嘗不寂謂之一貫譬諸洪鍾含聲明鏡蓄照
不將迎於物物至應之適中天則應巳不畱非擬議
形迹可逮本體在此工夫在此天地萬物有不能違

焉後世學術或失則內或失則外遺事以求心將無入於空滅逐吾心於事物將無陷于支離此數言深契先師格致之微旨可謂得其髓矣世傳當局者有不喜講學之說愚切以為不然講以身心與講以口耳先正常有辨矣雖有褊心之人未嘗非顏孟毀周程吾人所當自省若夫沉痼詞章之陋習囊㳙二氏之餕餘甚者竊講之名號以傳呼于人因為矯跡希寵之具毋乃緣堯舜之聲稱作桀蹠之嚆矢耶彼偏詖者既不馴於宮墻而贗詐者復自叛于大道道之不明不行又何惑焉審若是吾人視之且汗顏媿心

之不暇況諸公以高明臨之固有不能遁其情者矣雖然當局者處勢重屬望隆一言向背世道從違所關且道學名號非盛世所宜有先朝殷鑒淑慝昭然導之使從猶恐其不吾信況從而抑之乎諸公雖無抑之之心不幸有其迹矣世人不原其心而泥其迹將循覆轍而懲後車不可以不慎也

與耿楚侗

聖天子童蒙之吉桑中臨之於上元老以剛中應之於下剛柔相濟德業日彰吾丈遵養逢時

帝心簡在舍講學無可報稱竊意養蒙之道不在知

識伎倆只保全一點純氣弗爲外誘遷奪便是作聖之功外廷公卿進見有時日處深宮食息起居不得不與中官相比昵勢使然也邇者元老有帝鑒獨中官無鑒似爲缺典閒居無事纂輯歷代中官傳得其善與惡者若干人錄爲中鑒閒以數語引而伸之開其是非之本心警以利害之隱機使知所懲發若得此輩囘心向主比之外廷獻替功可百倍非吾丈苦心知我愛我未必不以爲迂或以爲過計也錄成托龍陽奉覽若以爲有補世教須吾丈以數言弁首刻布以傳此固杞人憂世之微忱也聞京師已復同志

大會乃吾丈與一二同志倡之浣慰可知曾見臺時相會否此可與性命相許之友古云供千僧不如供羅漢求友之心無間出處惟丈自愛先師從祀一節知元老注念事在終濟平泉以病去履菴同志可無差池幸吾丈上下周旋多方以贊成之固所自盡也

與耿楚侗

去冬具尺一奉候未知已達記室否我公出處係世道之汚隆吾道之盛衰非苟然也道有本學有要嘗憶公云此件事只從見在一着取證原無閒忙之別我公家居時是閒景今捨身應世萬變擾擾是忙景

若於此畧起忻厭平等不來便是分別心未忘古人日應萬變心常寂然此是吾人見在受用處知公勘破久矣區區近來勘得生死一關頗較明白生死如晝夜人所不免此之謂物化若知晝而不知夜便是溺喪而不知歸可哀也已孔氏云朝聞道可以夕死道無死生忘死生而後超之吾人見在得喪稱譏榮辱好醜有一毫忘不盡還有分別心在總是未聞道未可以死也無閒忙即無死生不待三十日到來始見所謂見在也幸密察之

答耿楚侗

領手教始知公已從大江而返所示論學啓稿以爲一息苟存欲求無忝知公倦倦憂道之心不以在疚爲緩中述定宇不遷之意以爲二本謂明然原是一貫若謂相去千里提掇不太重耶謂區區深然之意爲過並將自已之心看作標末謂喜怒時更有不遷者在是皆未悉區區所論不遷原旨先師謂顏子不遷有未發之中始能此亦權法夫未發之中是太虛本體隨處充滿無有內外發而中節處即是未發之中若有在中之中另爲本體與巳發相對則誠二本矣良知知是知非原是無是無非正發真是真非之

義非以爲從無是無非中來以標末視之使天下胥至于惛惛懂懂也不肖之意亦非欲人極深一步領會不識不知良知之體本來如是非可以深淺高卑抑揚而論也不達此一關終落見解分疏終未歸一在定宇亦未脫此窠臼山堂夜話明鏡之喻已是太煞分明譬諸日月之往來自然往來即是無往無來若謂有箇無往無來之體則日月有停輪非往來生明之旨矣若此義明則公所示種種分解引證又爲剩語可無辯也公見教謂不肖欲人破除毀譽第可與高明好修者道令其逼真入微不審其志而猥以

爲訓則非所宜然近來學問惟是辨志一着皆懇切爲人語不敢不領悉讀尊翁事畧知發祥有自隱行如此令人傾慕徐當據畧作小傳以發潛德之光亦以盡通家情分也

與馮緯川

别來忽踰歲道誼之思彼此所同日與敬吾湛泉栢菴諸兄相處更當有入微用力處此件事須耐心從萌芽養起纔從氣魄上湊泊知識上解會皆是採枝摘葉工夫雖使功業盖世根脚不穩終成墮落先師嘗云人在功名路上如馬行淖泥中脚起脚踏須有

超逸之足始能絕塵而奔得意場中能長入意氣亦能消滅人善根千萬珍重

答馮緯川

令姪至領手教知自反深切所見卓然其論慈湖不起意之說若有取於鄙見且以相師之喩爲有補於慈湖未盡之旨可謂虛受哉來教不起意者正以致其不學不慮之良知不起非滅也千思萬慮莫非天則之流行動以天也此正是變化云爲生生化化之機而謂之寂滅灰硬物也豈足以知楊子乎此千古入聖之秘藏兄可謂得其髓矣來教謂區區以正心

為先天之學誠意爲後天之學若過于分疏非敢然也人之根器原有兩種意即心之流行心即意之主宰何嘗分得但從心上立根無善無惡之心即是無善無惡之意先天統後天上根之器也若從意上立根不免有善惡兩端之决擇而心亦不能無雜是後天復先天中根以下之器也區區先後合一之宗正是不可分之本旨兄之所言是也不得已而有分者乃爲兩種根器而發亦權法也近溪會語發明中庸未發之旨自是近溪所見未免過於分疏其云解離塵俗覺得澄湛安閒不爲好惡馳逐却將此體涵泳

夷猶率爲準則依據此非但認虛見爲實際縱使實見亦只成二乘沉空守寂之學纔遇些子差別景界便經綸宰割不下曾謂吾儒經世之實學而可作如此見解耶先師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已發在未發之中不論有事無事只是一個致良知工夫統括無遺物是良知感應之實事良知即是心之本體未發之中也明道云動亦定靜亦定動靜者所遇之時定即良知之體也近溪所見還從禪宗來吾儒致知格物之旨尚未瑩徹塵俗即事好惡即物原無可離若此體涵泳夷猶率爲準則未免二見居塵出塵即好惡

而無所作方是吾儒合一指訣吾兄所呈菴中獨坐了了光景只是氣機偶息與中庸立本之旨不同謂從靜景息塵尋個端倪則可謂一部中庸全在此則不可兄之所言是也前後味兄見教于先師良知之旨可謂篤信然尚未免依通解悟若是徹悟只寸鐵傷人更無許多刀兵可弄也白沙靜中端倪之見乃是尭夫一派與先師致知格物之旨微有不同此非副墨所能盡何時與兄山堂對晤究竟此言也

答吴悟齋

首秋領兄鎮江發來書亹亹數百餘言辭嚴意懇惟

恐吾人緇于習染陷身於有過重爲此學之羞世之疵詬講學者不特暴棄之徒指爲口實雖賢智同講者亦且病之真如洊雷驚耳令人脩省之不暇非兄直諒誼深篤於一體之愛能如是乎佩服佩服細繹來教所論致知格物之旨尚有可商証處此古今學術同異之辨苟徒譽言相酬以示無逆似反以薄待兄非擩揵相期一體之初心也敢舉崖畧以請　來教云園中對晤信宿多所悅服其畧牴牾不在本體上正在行持保任上千載學脉原自昭明學者不自昭朗耳意謂先師提點良知令人言下直見本體若

無難者學者只緣在格物上看得太輕忽於行持保
任工夫使人不信其行并不信其言不若一等高明
操勵之人猶足以立此身於無過之地是則然矣乃
不肖所欲汲汲求正之意却正在本體上是非忽於
行持保任也真見本體之貞明則行持保任自不容
已不復爲習染之所移譬之飲食養生真知五穀之
正味則蒸溲漬糝自不容已不復爲雜物之所汨凡
溺於習染者不知貞明者也淆於雜物者不知正味
者也孟氏云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集義
只是致良知良知不假學慮生天生地生萬物不容

自己之生機致良知是求慊於心欲其自得也苟不得其機雖日從事於行持保任強勉操勵自信以為無過行而不著習而不察到底只成義襲之學豪傑而不至於聖賢者以此古今學術同異毫釐之辨也來教謂文公篤信舊聞不敢自立知見故以窮至事物之理訓格物推極知識訓致知所謂窮理者易文也知識與良知之旨未嘗差別是義也先師與人論學書區區與雙江議辨言之詳矣吾兄殆忽而未之省耶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心一也以其全體惻怛而言謂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謂之義以其條理而

言謂之理以其明覺而言謂之知仁極仁而後爲窮仁之理義極義而後爲窮義之理不外心以求仁不外心以求義獨可外心以求理乎繫辭所謂窮理兼格致誠正而言聖學之全功也故曰只窮理便盡性以至於命若專指格物爲窮理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不惟於繫辭之義有偏亦非大學之本旨矣心之知一也根於良則爲德性之知因於識則不免假於多學之助此回賜之學所由以分也果信得良知及時則知識莫非良知之用謂吾心原有本來知識亦未爲不可不明根因之故沿習舊見而遂以知識

爲良知其謬奚啻千里而已哉　來教云格物者吾心靈明上格天下格地明格人物幽格鬼神大而五典小而三千三百無不貫通透徹無有內外無有動靜何在非物何在非格曰體物而不遺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皆所謂格物格物者致知之實地吾儒所以異于禪家者此也此說似是而非盖緣平時理會文公或問慣熟宛轉通融附成已見即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物理固非度外人倫尤切於身之意也先師自謂格物之旨其於或問兩作九條之說皆已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爲之有要而作用不

同特毫釐之差耳若曰何在非物何在非格求端用力之地果何所事事耶良知不見不聞微而顯以體天地之撰而後謂之格物良知無思無爲寂而感以通天下之故而後謂之格物致知在格物而格物本于致知合内外之道也其曰儒佛之異在於格物則誠是矣但未知作用之同與否果何如耳佛氏遺棄倫物感應而虛無寂滅以爲常無有乎經綸之施故曰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孰謂吾儒窮理盡性之學而有是乎大人之學通天下國家爲一身身者家國天下之主也心者身之主也意者心之發動知者

意之靈明物卽靈明應感之迹也良知是非之心天之則也正感正應不過其則謂之格物物格則知至矣是非者好惡之公也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不出好惡兩端是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而毋自欺意之誠也好惡無所作心之正也無作則無辟矣身之修也好惡同於人而無所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也其施普於天下而其機原於一念之微是故致良知之外無學矣此爲之之要經綸之用也　來教云某之所謂格與陽明所謂格者稍似而不相似大都悟入之途雖異而所悟之宗旨則同某之格與晦庵陽明

之格二說皆具不必專主此說爲是而盡謂彼說爲
非兄欲調停兩家之說使會歸于一自謂巳之格二
說皆具其用意誠厚矣但未知所爲稍似而不相似
與所悟之同異果從何處得來文公云天下之物皆
有定理先師則曰物理不外於吾心心卽理也兩家
之說內外較然不可得而強同也孟氏云規矩方圓
之至規矩誠設則不可欺以方圓而方圓之理舍規
矩孰從而定之哉縱得其情亦不過多學之億中耳
其於屢空之學變動不居周流六虛無方圓之規矩
而天下之方圓從此而出相去何遠哉此入聖之微

機無典要之大法不可以不察也或謂心之良知非假事物之理為之証師心自用疑於落空此正所謂毫釐之辨也夫萬物皆備于我非意之也目備萬物之色耳備萬物之聲心備萬物之情天然感應不可得而遺也目惟空始能鑒色耳惟空始能別聲心惟空始能類情苟疑其墮於空也而先塗之以黒白聒之以清濁淆之以是非存為應物之準豈惟不足以取証聰明塞而睿知昏其不至於聾瞶而眩者幾希矣此學公於天下公于萬世非一家私事望兄舍去舊聞虛心以觀兩家之說孰是孰非必有的然之見

有不待辨而自明矣　來教云今時講學之弊有二其一以良知本來無可修証纔欲修証便落二乘其弊使人懸空守寂截然不着事物工夫其一以知即是行一切應迹皆可放過其弊使人見這光景自以爲足不復修行乾沒於僞欲而不自以爲非是看格物爲不要緊工夫二者緣於良知本體未曾徹悟非教使之然也此二者之弊世間無志甘于染習與稍有志而狃近利泥虛見者或誠有之先師設教之旨與吾人相與講學之意則殊不然凡以爲傳流之誤雖若爲吾人出脫罪過亦時使之然也良知不學不慮

本無修証格物正所以致之也學者復其不學之體而已慮者復其不慮之體而已乃無修証中真修証也若曰懸空守寂無所事事則格物果將何所屬耶知即是行非謂忽于行持正以發不行不足謂之知之意使人致謹於應迹也若曰見這光景自以為足沒於偽欲而不自知其非烏得謂之良知也哉未謂緣于良知本體未曾徹悟可謂一句道盡乃復曰不在本體上不自相牴牾也耶　來教謂區區所議文公讀書窮理尚隔幾重公案為過情持此進修可以寡尤不失為躬行之君子若倒這公案任意糊塗其

弊爲無忌憚之中庸講者多不修修者多不講總於
大道未聞也夫千古聖學惟在理會性情舍性情則
無學未發之中性之體也其機在于獨知之微慎獨
即致知也此修道之功復性之基大本立而達道行
天地萬物皆舉之矣孔子稱回之好學惟曰不遷怒
不貳過而其用功性曰有不善未嘗不知未嘗復行
未嘗求之于外可謂約矣子貢從事于多學而識以
言語觀聖人夫子誨之曰汝與回也孰愈盖進之也
顏子沒而聖學亡後世所傳乃子貢一派學術濂溪
主靜無欲之旨闡千聖之秘藏明道以太公順應發

天地聖人之常龜山豫章延平遞相傳授每令觀未
發以前氣象此學脉也文公爲學則專以讀書爲窮
理之要以循序致精居敬持志爲讀書之法程門指
訣至是而始一變迨其晚年自信未發之旨爲日用
本領工夫深悔所學之支離至以爲誑已誑人不可
勝贖若文公可謂大勇矣或謂先師嘗教人廢書否
不然也讀書爲入道筌蹄束書不觀游談無經何可
廢也古人往矣誦詩讀書而論其世將以尚友也故
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學于古訓所謂讀書也魚兎由
筌蹄而得滯筌蹄而忘魚兎是爲玩物喪志則有所

不可耳較之程門公案已隔幾重面賜之所由以殊科也兄謂守此進修可以寡尤此固然矣然必有志而後能守苟甘於暴棄無所忌憚雖有公案且將視爲長物孰從而持躬行君子必本於慎獨道修性復始可謂之躬行若依倣古人之迹務爲操勵以自崇飾而生機不顯到底只成義襲作用非孔門之所謂君子也講學正所以修德改過遷善講學之事也若曰講而不修所講又何事耶　來教欲吾人翻槽洗曰從格物上講明以身爲教無俾良知爲空談學者有所率循中人以上者由之可以超悟下者亦可不

失尺寸此昔賢忠告之道敢不祗領孟氏云百里奚之適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食牛干主之爲汚也賢者與鄉黨自好分明是兩條路徑賢者自信本心不動情于毁譽自信而是舉世非之而不顧自信而非得天下有所不爲若鄉黨自好不能自信未免有所顧忌以毁譽爲是非于是有違心之行其所自待者踈矣不肖於師門晩年宗說幸有所聞數十年來皇皇焉求友於四方豈惟期以自輔亦期得一二法器相與共究斯義以緜師門一脉如綫之傳此學原爲有志者說爲豪傑者說自古聖賢須豪傑人做然豪

傑而不聖賢者亦容有之或任氣魄承當或從知解
領會或傍名義恃以爲淸脩或藉玄詮負以爲超悟
或鄙末學之卑陋侈然自以爲高或矜舊見之通融
充然自以爲足種種伎倆有一於此皆足爲障道之
因此豪傑之病也夫道有本而學有機自萌蘖之生
以至于扶蘇由源泉之混以至于洋溢終始條貫原
無二物故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其爲物不貳則
其生物不測此千古聖賢之學脉也凡可以言顯者
大旨不出于此若夫不可以言而顯者在兄默成而
自得之此固報施之情亦捶提相期之初心也

答吳悟齋

再領手教亹亹千餘言反覆開諭宛如面命且將提其耳而誨之世之相愛孰有如兄之懇到者哉感慰何可云喻兄自謂于陽明先師始若仇敵一變而若吾宗師不期親而自親始疑而終信乃深此豈世人依托名義藉其聲援者可得比而同哉然竊窺教意尚覺於師門宗說契悟有所未盡未免憑執已見強爲差排故於不肖所請之說亦未免牴牾有所未合非漫然同異而已也所謂未盡之旨大端有三曰良知心之本體曰知行合一曰意之所用爲物先師一

生苦心精密校量簡易浩博自謂可以考三王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千古學脉也　何謂良知心之本體良知者性之靈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只此二字足以盡天下之道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矣兄謂吾心原自有一片不見不聞無思無為明白地乃人之靈氣結而為心所謂中也當是時何有良知可言若良知則是此點靈氣微顯之機寂感之通乃人之生機故曰良知良能皆屬用非靈根也此正所謂後儒之餘嚌特異其名耳夫心無動靜故學無動靜後儒以不見不聞為已

所不知屬靜以獨知爲人所不知屬動或又以不見不聞爲天根獨知爲天機是即動靜之說也若先師之意則以爲不見不聞正指獨知而言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所謂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前未嘗別有未發者在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易稱復其見天地之心程子謂動見天地之心非耶邵子指天根亦以一陽初動而言盖窮上反下一陽初動所謂復也天根如樹之根天機如根之生意名雖異而實則一不可以動靜分疏若以天根爲未發之體天機爲已發之用分動分靜存養省察二用其功二

則支而離矣兄自謂初悟時其于此一片明白地皎皎然在其胷中亦且三月其後不能行持保任漸漸磨滅恨不能再見此也兄平生以此學自任一二十年勤苦脩鍊不肖豈敢以未證爲證致議于兄然竊窺兄之獘尚未免以光景爲妙悟若存若亡入於恍惚杳冥而不自知所以有漸漸磨滅之恨終是信良知未及良知是斬關定命真本子若果信得及時當下具足無剩無欠更無磨滅人人可爲堯舜不肖以爲千聖學脉非誇言也　何謂知行合一有本體有工夫聖人之學不失其本心而已心之良知謂之知

心之良能謂之行孟子只言知愛知敬不言能愛能敬知能處即是知能知知處即是能知行本體原是合一者也知之真切篤實處謂之行行之明覺精察處謂之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只因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功故有合一之說知非篤實是謂虛妄非本心之知矣行非精察是謂昏冥非本心之行矣故學以不失其本心者必盡其知行合一之功而後能得其知行合一之體故事親而知行合一得其本心之孝事兄而知行合一得其本心之敬應事接物而知行合一得其本心之條理異于後世之知而不行行而

不知入於虛妄昏冥而不得其本心者也夫知行合一發于先師而非始于先師中庸曰道之不行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此便是孔門知行合一真指訣孟氏曰智譬則巧聖譬則力智與聖知行之謂也巧者力之巧力者巧之力引弓發矢巧力俱到巧有餘而力不足力有餘而巧不足皆不足以言中此合一之說也先師常曰致知良知是知行之本體致是知行之工夫格物正所以致之也先師一生教人喫緊處只有在格物三字吾人一生學道切要處亦只有在格物三字此儒

釋毫釐之辨未嘗以爲易而忽之然所謂格物者合知行工夫而後謂之格若以良知本體屬知以致知工夫屬行知之體圓易于流動而不居格則有矩存焉格物者行其所知也謂今之論學者只在知上發明未曾在行上發明則是能知而不能行知行分而爲二所以有不在本體上正在行持保任上之説自謂在格二字討得明白而謂鄙人之説纏繞反成穿鑿亦無怪其然也　何謂意之所用爲物大學之要務於誠意誠意之功在於格物誠意之極在于止至善止至善之則在于致知一也心之虛靈明覺所謂

本然之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也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意之感動必有所用之物有是意斯有是物無意則無物矣良知者寂然之體物者所感之用意則寂感所乘之幾也有物必有則良知是天然之則格者正也物者事也格物者致吾心良知之天則于事事物物之中也吾心之良知所謂理也物得其理之謂格正感正應不過其則則物得其理矣故曰至善無惡者心之體也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也知善知惡者良知也為善去惡者格物也如好好色謂之為善如惡惡臭謂之去惡

戒自欺而求自慊惟在察諸一念之微所謂慎獨也舍慎獨之外更無所謂格之之功矣若曰何在非物何在非格當克己即克己克己一格物也當窮理即窮理窮理一格物也當感應即感應應感應一格物也格於上下上格天下格地也有耻且格格君心之非明格人物也神之格思幽格鬼神也則是未有是意先有是物善何從而為惡何從而去且意無所用又何從而用其致知之功乎天地間只有一感一應而已應感是誠意真脉路不可須臾離也克己窮理正是為善去惡乃誠意日可見之行而槩以當字並舉

兩貫之含糊泛漫不知何取於義而云爾也至于天地人物鬼神格物之說分明是或問舊見解兄特習之而不自察耳先師自謂格物其於或問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于其中兄亦自謂格物其於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于其中是則然矣但爲之有要而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不可以不察也文公曰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體之虛靈實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用之微妙實不外人之一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巳不能無啓學者心理爲二之弊若先師于格物之旨則是物理不

外于吾心虛靈不昧衆理自此而具萬事由此而出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文公謂天下之物方圓輕重長短皆有定理必外之物格而後内之知至先師則謂事物之理皆不外於一念之良知規矩在我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無權度則無輕重長短之理矣毫釐千里之謬不于良知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權度而欲定天下之輕重長短揣模依彷乖張錯戾日勞而無成也已文公分致知格物爲先知誠意正心爲後行故有游騎無歸之慮必須敬以成始涵養本原始於身

心有所關涉若知物生于意格物正是誠意功夫誠即是敬一了百了不待合之於敬而後爲全經也兄于斯三者果能契悟得徹則凡來書所謂本體工夫之說求仁一貫之說理會性情讀書窮理之說良知知識體用之說天道人道大小之說皆可迎刃而解其於不肖所請之意有若函蓋之相值不期合而自合矣孔子告顏子克己復禮告曾子則曰一貫一貫即所謂復禮非有二也不可分一貫爲天道復禮爲人道天道人道一而已矣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性與天道夫子未嘗不言聞非耳聞

聞與不聞存乎學者之自悟性與天道非一貫而何
曾子既唯一貫之傳及語門人則曰夫子之道忠恕
而已矣忠恕夫子所以告仲弓者忠恕即一貫之異
名及門之士未嘗不聞但有悟與未悟之殊曾子用
心於內學將有得故夫子呼告之以速其悟其次子
貢頴悟可幾於道故夫子亦呼告之以開其疑一如
樹之根貫如樹之枝葉曾子用心於內知在根上用
功但由之而不自知耳夫子只與點破遂應之速而
無疑說者謂曾子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體之
一一者心也精察即是心去精察若曰夫子至此方

與裁根下種恐未必然説者又謂曾子一貫以行言子貢一貫以知言是癡人前説夢可慨也已　良知與知識所爭只一字皆不能外於知也良知無知而無不知是學問大頭腦良知如明鏡之照物姸媸黑白自然能分別未嘗有纖毫影子留于鏡體之中識則未免在影子上起分別之心有所凝滯揀擇失却明鏡自然之照子貢子張多學多見而識良知亦未嘗不行於其間但是信心不及未免在多學多見上討帮補失却學問頭腦顏子則便識所謂德性之知識即是良知之用非有二也識之根雖從知出内外

真假毫釐却當有辨苟不明根因之故遂以知識爲良知其謬奚啻千里已哉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良知也禮儀三伯威儀三千格物以致其良知也發育峻極者德性之體禮儀威儀者學問之功學者學此也問者問此也正所以尊之也孔門博文約禮博文是約禮之功夫無非此義兄謂發育峻極吾心之性之靈所以生萬物之真機大德之敦化也天之道也禮儀威儀吾心之天之則貫于事物之中小德之川流也人之道也凡人道所以承天也似以天道屬本體未發之中而以人道屬良知之用將大小分作兩截

不遂以良知爲本體至於先師博約說亦以爲附會牽強反失聖人本旨是皆所謂毫釐之辨也　兄謂陽明先生學問有功來學所以深信者在此自謂此意理會有年實見得原自有個真未發氣象良知屬用不可以良知爲本體噫難言之矣良知如明鏡萬物畢照而鏡體未嘗動也若謂良知非本體別有未發之中是反鑑而索照也前於良知心之本體條下已言之詳矣　兄謂先師讀書之法何可廢也然居敬持志亦不可少但在見獨不見獨耳不見獨而讀書持志固爲冥修若見獨仍須是讀書仍須是居敬

仍須是持志此則不肖所未解也愼獨卽是誠意居敬持志卽是誠意之功讀書是意之所用之事非有二也若以愼獨與居敬持志讀書仍須分作幾路不知獨從何處見在於意之所用爲物條下亦已言之詳矣古本序云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此三轉語大學本旨千聖之絕學於此參得透悟得徹從前種種辨說盡成葛藤剩語可以忘言矣兄謂遍宇宙窮古今只此一點眞心舍此不成宇宙

不成世界此兄自信大擔子萬里程途非神驥莫能達敢不策勉以從馳驅吾人講學第一怕有勝心與執已見此學原自古今公共之物非吾人所得而私若以勝心行乎其間是自私也所講何學格致之旨本體作用大同中惟有小異故極諫竭辨共求合并原非以求勝也凡有辨析所見未合不妨暫舍以虛相受棄短集長以明此學朱陸兩家紛紛異同數百年未已只是不能忘見吾人不可不以爲戒也

與朱越崢

吾丈篤志力行以古道爲已任先師良知宗說雖未

肯出頭擔當若有默契其同然者只此是學區區妄意大道修行無力耄年向衰益無補於世然師門一脉微言乃千聖絕學有不容於泯泯者附去小集頗發此義幸細叅之有得或有疑可進我者不惜往復交益之望也小兒失意南還相愛者多辱慰諭區區未嘗以此動心遲速利鈍自有緣數譬之花樹但得生意有在會有開發時未須屑屑爲眼前計兒輩忠信好學家庭相守不忘一脉之傳便是入道中樂事老懷更有何放不下消息盈虛時乃天道遲速非所計也不肖雖處畎畆一念耿耿不能忘惟

聖天子睿質夙成得於所傳聞究然帝王矩度此誠
社稷生靈之福但蒙養貴正是爲聖功大臣進見有
時晨夕與居乘藉周旋惟在中官此輩並生天地間
是非利害之心未嘗不與人同但溺於習染久假不
歸況吾輩不能視爲一體自生分別有以激之彼此
勢離則情間而意阻未嘗開以是非導以利害譬之
迷途之人甘於離陷欲其回心向善不可得也凡我
大小臣工守令有鑒臺諫有鑒輔相有鑒邇者復有
帝鑒獨中官未有所鑒似爲缺典不肖因纂輯春秋
以下歷代諸史宦官傳得其淑與慝者若干人分爲

三冊其言過於文而晦者恐其不解易爲淺近之辭其機穽過於深巧者恐啓其不肖之心削去不錄我國朝善與惡者亦分載若干人首述太祖訓諭教養之術歷代沿革之宜又爲或問以致其開諭之道各人爲小傳以示勸阻之迹此杞人憂世之苦心納牖之微機也有稿在王龍陽處吾丈可索觀之若以爲有補世教可留意批抹與同志相叅以廣其傳如以爲迂狂則置之可也

與李中溪

自都門與兄奉違中間升沉好醜之迹何異輪雲所

侍者此志相應而已年來詢知吾兄山中靜業深入三昧豈以吾儒之學為未至而猶有至焉者乎向見吾兄以荊川兄書足領惜時憂道至情益懲世儒俗學之弊欲有所托而逃固將以範圍三教為已分上事非以至不至作分別見也先師提良知二字乃三教中大總持吾儒所謂良知即佛所謂覺老所謂玄但立意各有所重而作用不同大抵吾儒主于經世二氏主于出世象山嘗以兩言判之惟其主于經世雖退藏宥密皆經世分上事惟其主于出世雖至普度未來衆生皆出世分上事順逆公私具法眼者當

有以辨之矣弟服膺師訓不敢自後于人徒抱空志而業不加脩流光云邁老將至矣辜負海內同志之望慚愧日深不知吾兄愛人心切將何以督教之附去滁陽會語一冊述先師所悟所得梗槩頗詳批教以示萬里之叩也

與馮南江

吾兄處困圜中三年於茲動心忍性必有增益之實其游戲翰墨不過一時遣懷釋累之具昔人所謂有托而逃焉者也南山顧以此病兄過矣弟之所未滿于兄者却不在此夫天生吾人不徒浪生亦不徒浪

死必須有個安立處此是吾人一生大主意主意既
定一生精神命脉盡皆歸管從此一路作用發揮自
愛自修自成自道無懷可遣無累可釋所謂貧賤患
難無入而不自得也此得不從外來直須自信本心
從無些子倚靠處確然立定脚根一切務外好名凡
情習態全體斬然放下一毫不使縈絆胸中始爲有
用力處若從精采上馳逞氣魄上湊泊想像聞見上
求解悟皆是前病改頭換面作障緣皆非所謂自得
也吾兄見在自信覺果何如審觀兄精神似不受困
然尚浮而未實也悟入處不爲無見然尚涉於億說

未免閒圖度也辭氣容貌若能脫洒無累然未能凝定沉和翕歛發散多從作意爲之未見天則也審若是則其所謂自得者得其似而巳素位實際未得相應審若是則其所謂增益者只在皮膚影響之間不過於前病上添得一層粉飾藩籬古人動忍實公案或未止此也夫以吾兄如許聰明如許力量於聖賢路逕如許信受天之所以玉成於兄者何如四方同志所以繫望于兄者何如先師拳拳所以注念於兄者何如兄之自待自恕乃止若是是以隋侯之珠而彈雀持千鈞之弩而發機于鼷鼠也豈不重可惜哉

臨別之情不嫌直致况恃一體道誼之愛尚忍忌而不言兄之奇節美行聳動京國豪傑之譽溢在海内尚可俟弟之獻諛以重執事之病也乎率爾就正未論中病與否一番拈動未必無一番補益也弟病方深求藥於倉公甚切倘有秘方即望檢賜用資服食弟病去時兄之病亦脱矣一體故也

復顏冲宇

自吾丈入中州無緣通候徒有瞻注頃辱手教任道懇懇足徵所向中間推與過情鄙人實不敢當所諭我

朝理學正傳惟薛文清陽明先生二人文清之學切問近思似曾參陽明之學直截簡要似曾點尤見吾丈留心學術將水以自鏡非有假于方人爲者若論千聖學脉自有真正路頭在于超悟文清只是敦行君子與曾參之唯非同科先師龍塲一悟萬死一生中磨煉出來矗矗地一根真生意千枝萬葉皆從此中發用乃是千聖學脉世謂點之學不如由求赤此後儒臆見非通方之論也堯舜事業蕩蕩巍巍莫非道心發用之實學所謂一根真生意非待作爲而後有也充曾點浴沂之見便是堯舜氣象由求赤詎可

同日語哉顏子沒而聖學亡元公獨得千載不傳之
秘明道伊川再見茂叔有點也洛沂氣象此學脉也
愚謂我　朝理學開端還是白沙至先師而大明白
沙之學以自然爲宗從靜中養出端倪猶是康節派
頭于先師所悟入處尚隔毫釐此須面証默識非言
說可盡也學以見性爲宗若見得性之全體所造自
別亦存乎心悟而已寄至試錄多造理之言必是吾
丈手筆格物致知策語謂人心以虛爲德尤見精造
良知者性之靈天之則也致知致吾心之天則也物
者家國天下之實事物理不外于吾心致吾心之天

則于事物之間使各循其理所謂格物也此聖門合一之學也若曰理在天下格其平之之理理在國家身心格其齊治脩正之理則未免分爲兩事心外猶有理也雖與後儒之說稍有不同其爲未得精一之旨則一而已侍道誼深愛敢以就正幸終教之

與沈鳳峯

我公天性純篤雖處高年未失赤子之心只此便是道根吾人所以與道相遠只此機巧伎倆作祟且道赤子喜便喜啼便啼行便行坐便坐轉處未嘗留情曾有機巧否曾有伎倆否我公具如此道根未能超

凡入聖只是信此未及未免行不著習不察自壯至老未能超然只尋常挨排過了若信得此及只從道根真生意培植長養將去自當有水到渠成時候武公年九十尚不忘箴儆不肖承公厚愛漫此奉告可效朦誦萬一不敢謂室中之鑒暮夜之燭聊致愛助之忱耳亮之亮之

答洪覺山

官舍回辱教章之及聞道履所經汲汲以會友爲務凡遇精舍會聚之所必爲數日之留或復簡書招徠以盡合併風聲鼓動渢渢洋洋此非真以性命爲重

視萬物爲一體者肯若是乎伏繹來教令人心神豁然聖賢之學只是良知一路一是百是一勘百破更遮瞞些子不得得此歸併足慰相觀之益矣何幸何幸吾人知良知之學而猶不免有走作之病者雖是看得良知太容易亦只是致知工夫未能誠一真切所以流入欲念種種染着漏泄浸成多欲之累實非良知有咎也除却良知更無下手着落處矣夫學慎獨而已吾兄已是一句道盡予復何言良知即是獨知獨知即是天理獨知之體本是無聲無臭本是無所知識本是無所粘帶揀擇本是徹上徹下獨知便

是本體慎獨便是工夫此是千古聖神斬關立脚真
話頭便是吾人生身受命真靈竅亦便是入聖入神
真血脉路只此便是未發先天之學非有二也明道
云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可謂一言以
蔽之矣吾人慎獨工夫被知解意識假借遮攔不能
覿體反觀復還先天之體才有許多包藏粘帶窒塞
偏枯不停當處若謂良知只屬後天未能全體得力
須見得先天方有張本却是頭上安頭斯亦惑矣吾
人今日見在豈敢便自以爲無欲然須信得萬欲紜
紜之中反之一念獨知未嘗不明只此便是天之明

命不容磨滅所在故爲今日計者謂愼獨工夫影響揣摩不能沉幾密察掃蕩欲根以歸于無則可謂獨知有欲則不可謂獨知卽是天理則可謂獨知之中必用天理爲若二物則不可此等處差若毫釐謬實千里不可不早覺而明辨者也所謂實篤行矣而以爲義襲實近思矣而以爲計較亦只是信得愼獨工夫未及若信得及時時時是著察時時是自然又寧有是病乎所謂隨處體認須令動容周旋中禮此非人爲之合乃天德自然忠信所以進德只愼獨便是立誠工夫便是達天德只此便是收拾處亦便是歸

宿處非可以他求者也楊子折衷近得請觀慈湖立論誠有過當處其間精義亦自在不以瑕瑜相掩可也所示日用應酧一番滯礙一番從容足知安分限不放過功夫若果在一念獨知上徹底洗濯一番剥落一番精純滓渣愈消神明愈顯此便是無盡藏修行原無分限可拘也恃一體之愛率此請益此中更有向上一關存乎心悟非筆舌可能盡也

答毛瑞泉

相違忽忽逾十年道誼之思無日不在每詢湖襄士友道兄幽貞履吉道化日隆同志之幸辱手教遠及

尤感數千里不相舍之情且得悉聞行持之槩良用浣慰吾兄樂道忘勢風動臺司此固出于秉彜之同然有道者處此正須有義可精若便守此爲聖賢家法慨然以風神及人之遠爲己任顯然有當于莘野南陽之趣則非弟之所敢知也吾人學術不純大都是功利兩字作祟昔人謂如油入麪未易出頭亦善名狀先師哀憫吾人將良知兩字信手拈出種種病痛到這裏再欺瞞些子不得可謂對証真藥物矣但吾人之學未免各以質之近爲事見解格式妄意承當不能覿體相應要其極處適足以增功利之藩籬

于聖賢精義未見有分毫交涉處也且執事獨不聞畏壘之事乎潛龍之學以無悶爲宗今視此何如也有教不吝往復亮之

答王鯉湖

承手教遠及感道誼無巳之情浣劇獨知之説大畧亦是但云一念之發知其所不安而勉強制之而後念又復萌此却是滅東生西之病聖門慎獨宗旨當不如是夫獨知者非念動而後知也乃是先天靈竅不因念有不隨念遷不與萬物作對譬之清淨本地不待洒掃而自然無塵者也慎之云者非是強制之

謂只是兢業保護此靈竅還他本來清淨而已在明道所謂明覺自然慎獨即是廓然順應之學悟得及時雖日酧萬變可以澄然無一事矣然此却非知解意識所能揣擬格式所能支持紫陽云非全放下終難凑泊只今且道放不下的是甚麼念頭于此勘得破便是用力處亦便是悟入處大易艮背行庭之旨煞有精義靜中時時默觀有得更以見教求助之願也

與胡栢泉

旌鉞涖信州公務就閒講下生徒有能承教求益者

否功利之毒入人已深雖號爲賢者鮮能自拔道義與功利常相勝昔之人以無所爲有所爲兩言決之而其機存乎一念之微神感神應動之以天凡在名目上揀擇形迹上支撑功能上湊泊而非盎然以出者皆有所爲而然也吾丈日逐應感精察入微受用處更覺何如吾人不論出處顯晦逆順惟此一件是日用本領工夫此外種種好醜皆過眼陳迹也正學懷玉兩書院迺吾丈施化之地精神所注尤望加意振作用光先師德業不徒盤錯之利幹局之能而已也

與唐荊川

聞兄入省發舟西渡則前旌已迅發矣領所留手教知赴援甚急不遑寧居且云克齋兄借兵不減于秦庭之哭可謂岌岌矣及見克齋來東忽有止兵之說倏緩倏急倏鼓倏罷倉卒舉動有同兒戲吾兄老婆心切救世念重但恐未免尚被虛聲聳動只此便是道學障便是應機欠神處不可以不察也吾兄自信此學已得手徹底乾淨不知一切應感果皆出于本色無意見攙雜否一切逆順稱譏好醜盡能平懷應之不起爐竈否于自己一切利害得喪盡能忘却不

作見解伎倆遣釋否一切好惡盡能緘藏使人無從逆測否一切閒忙境界盡能以無事處之無所揀擇否若于此有未透脫還是此子有礙在未可便恃以爲徹也矧兵機應感呼吸存亡孔子尚臨事而懼以爲未嘗學況吾人乎兄既督領麻兵師行旅從乃事之宜還須整隊押發防其沿途搶掠庶爲有制之兵赴難雖急獨帶此數百門鳥銃將安用之區區一體休戚相關情不容已知兄諒予不以爲迂

與唐荊川

竊觀吾兄近來舉動乍出乍沒倏往倏來若神龍之

變化似欲使人不可測識略出有意却未免涉于輕躁反使人情惝怳不能快然此是學問關係非徒形迹加減而已也況兵家應感呼吸安危尤忌播弄奇正開闔虛實進退藏于九地之下動于九天之上隱見叵測主張處全賴于機機圓則應始神方則礙大抵鎮靜則得之輕躁則失之吾兄見在感應凝目注思微覺有礙當機便不能神便會蹉過生死利害反覆毫釐皆決于此凝目注思固將以矯輕躁之失此正在形迹上加減似鎮靜而實未必然也千古聖學本于經世與枯槁山木不同吾人此生不論出處閑

忙亦只有經世一件事如吾兄今日處在兵中金革百萬與山中飲水曲肱萬變在人原無二事徹頭徹尾只在機上理會原無二學此機無寂感無閒忙有無之間不可致詰是謂圓機日應萬變而常寂然方是大鎮靜方是經世之實學固兄所稔聞也但恐救世心切如張忠定之救火當局對境復作二見傍觀不嫌於饒舌耳昨聞兄請兵意氣橫發君臣朋友之義以身相許誓欲與同生死竊意此尚從俠氣帶來俠者之重然諾輕生死終涉好名與聖賢本色作用未免毫釐亦在機上辨之而已兄常自謂已忘得名

根試驗之纔遇差别境界便會觸得動纔涉嫌疑便思分疏忍耐不下纔經指摘便覺懊惱不快活只此便是不能忘處大抵豪傑不落卑汚多受此病非從學問理會時時自反常見不足常見有過可改幾于無我者未易以氣魄承當吾兄性根原來暢達矯懽抑情處似涉安排坦懐任意反覺真性流行其帶些子俠氣疑于輕躁亦在此此正是學問血脉路未分曉在若信得及時全體精神收攝來只在此一處用針針見血絲絲入理神感神應機常在我如馭之有轡暂射之有彀率如舟之有舵一提便省一切嗜好

自然夾帶不上一切意見自然攙搭不入豈止用兵如神千古聖學亦不外于此矣何如何如兄任事真經世心切愛人根重每事盡心寧可犯手不肯些子放過但恐應機處少有所礙如前所云實同心隱憂也易無妄繇辭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既無妄矣尚有匪正之眚何哉此正是研幾之旨夫子求免大過之心幸默察之

與譚二華

前有啓候曾入記室否閫中成此大捷人皆以爲奇功此特救急之事治標之道休養元和鎮定安輯正

須費九分精神以圖久安此治本之論也譬之久病積邪暫得發汗其元氣全體傷敗無復根脚可依若非妙手時其虛實漸次調攝以挽生意雖使攻擊暫得效祗益其斃而已吾兄沉幾默運自有長筭當不以區區為迂談也吾兄妙用亦望隨時默察以盡人之情態恩至而罰不行固為姑息若罰過于恩使衆心恐恐不謀朝夕亦取怨之道也何如何如

荅譚二華

辱手教示慰教我多矣公所示擊石出火真是延命之術所謂教外別傳軒轅派頭也堯舜姬孔只是致

良知良知盡性之學性盡則命亦自至見圓明之體成無爲之用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不離人倫應感日著日察而聖功生焉其于外家之術所謂知之而能不爲者也弟于良知兩字實未致得盡尚有許多疎漏在果能覿體承當便須一了百了尚何彼此分別之有竊意公于此兩字雖已信得無他路可走却亦未能致得盡未免將意見攙入其閒眼前尚有許多好醜高低未平滿處若徹底只在良知上討生死譬之有源之水流而不息曲直方圓隨其所遇到處平滿乃是本性流行真實受用非知解意見所能湊

泊也所云竪不起放不倒亦是知見作礙密察自見
附去所荅荊川吉陽二三條亦是相知觳口漫說公
乃以爲對病之藥張公吃酒李公醉可謂厖礫眞金
矣公有玉盃還借鉄如意打破纔作此念當下即破
更無等待也公自謂已過入山之限此念亦落等待
若必入山纔好了手見在種種應感之迹又作何勾
當耶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十終